

KY 语料库中日语学习者的元音型填充语使用情况研究

李敏 苏鹰

(湖南大学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在日语口语中, 填充语是一种频繁出现的话语标记。它的频繁出现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听话者在文意理解上造成了障碍, 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将其予以去除。但是另一面填充语的存在也能够表明说话者的心理操作、情报处理活动, 掌握得当的话反而能够使谈话更加顺畅地进行下去, 因此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填充语的先行研究始于 1950 年, 自此不断发展, 然而, 针对日语学习者的填充语研究还是少之又少, 尤其是基于母语的不同来考察学习者填充语使用情况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基于先行研究, 统计了母语为中文、英语、韩语的学习者在不同水平下, 元音型填充语各类型的出现次数·出现率数·发话位置, 并分析了其中的特征。然后, 利用 SPSS 的多变量方差分析来检定学习者母语不同的话, 元音型填充语的使用上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 元音型填充语 出现率 发话位置 显著性差异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一、填充语的定义

关于填充语的定义, 先行研究大致是围绕①与命题内容的关系、②是一种心理操作活动这两种角度展开的。

①类定义将重点置于填充语跟命题内容无关, 即使去除也没有关系上。以说明全面的山根(1997)为代表来看, 她将填充语定义为“本身不具有命题内容, 且不与其他话语构成狭义的应答关系·接续关系·修饰关系, 只是填充部分话语的一种语音现象”。山根的定义运用了排除法, 明确表明填充语并非应答·附和语。但是, 如果将“且不与其他话语构成狭义的应答关系·接续关系·修饰关系”这个基准用于认定 KY 语料中的填充语时, 就会发现还是难以判断某些词是否属于填充语。具体来看:

(1) T: 日本も今おんなじような話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ねー、ろうど、外国人労働者を、〈はいはい〉入れるほうがいいのか入れないほうがいいのか、〈はい、んー〉S 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

S: そうですねー、{笑い} んー、やっぱり、もー労働力が、足りないときにはね〈んー〉外国人の労働力が欲しくて、〈んー〉もー経済が悪くなったとき〈んー〉にはね、その労働力がま、まだ問題になって、〈ええ〉難しいです、〈んー、そうですねー〉はい。
(KY コーパス CAH04)

这里的「そうですねー」既可以作为附和语表明 S 作为听话者在认真听取、理解 T, 也可以作为填充语表明 S 正在思考、争取时间。KY 语料中这样的用例不在少数, 本稿针对话轮转换时附和语和填充语的境界暧昧性, 采取メイナード(1993)对附和语的定义“即将取得发话权之时, 以及瞬间的停顿之后的短暂附和语式的表现, 并不是附和语”, 将这里的「そうですねー」判定为填充语。

②类定义认为“填充语与情报处理的‘心的领域’相关联, 作为一种心理操作活动在起作用”。以大工元(2010)为代表来看, 他将填充语定义为“话者在进行‘思考’、‘忆起’、

‘选择词汇’种种情报处理活动时，发出的典型性感动词下位分类词汇”。这种定义将填充语定义为这样一种标识：不仅表达了与话者言语化相关的心内处理过程·处理能力，也解明了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联关系。举例来说：

(2) あのー、窓を開けてもらえませんが。

这里的「あのー」，表明了说话者在意发话形式的心理态度，因此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一种话语的不礼貌感、多管闲事感减少的感觉。

本稿在参照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考虑 KY 语料中出现的填充语的实际情况，将其定义如下。“填充语指的是说话者在行使发话权期间，进行情报检索·受容·产出·让渡种种活动时所发出的语音现象。本身不具有命题内容，只是填充部分话语的词汇”。另外，由于 KY 语料并不是音声资料，没有语音语调，也没有感叹号疑问号这样的标点符号，所以难以判断填充语究竟是不是“感情表出系感动词”。因此，本稿依中岛（2011）的说明“自然谈话资料中的惊叹、理解、缓和、踌躇等等都是表明说话者心理态度的填充语”，暂不区分“感情表出系感动词”与“填充语”。

二、填充语的习得研究

关于学习者的填充语使用研究，一般是结合数据，运用会话分析或者谈话管理去分析填充语的出现位置、出现率、使用机能等。小出（2010）以 KY 语料库为研究对象，每种母语每个级别抽取两名学习者，大概推移了学习者各个级别填充语的出现倾向。这种倾向性表现为初级使用最多的是母音延引系“アー”類（包括あー、あーむ、うーん、うむ），中级指示词系“あのー”开始明显增多。到了上级，学习者开始频繁使用副词系“まあ”、“もう”，以及母音延引系“えー”、“えーと”。超级而言，指示词系“こう”开始明显得大量使用。但是，小出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引出超级学习者使用的“こう”，所以将填充语限定在日本人频出词汇中，就母音型而言，仅仅抽选了“アー”類，“えー”的使用，另外“アー”还混杂了其他的元音型类型，所以这种类型定义暧昧的倾向性的研究就未必全面可靠。另外，每种母语每个级别抽取两名学习者，个人的因素无法消除。所以小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清晰的部分。

另外卓（2011）年以 KY 语料库中 30 位母语为中国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各个级别不同学习者的使用实态。再进一步整理了使用不自然的填充词，分析了原因。并且，在填充语的出现位置上，将每个级别的学习者都跟对应的实施采访母语者的情形进行比较，然后从学习者的熟识度来分析学习者所使用的填充语功能。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出，元音型在各个级别都占据极大比例，并且每个级别上使用类型的分布都有所变化。然而，他的研究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类，只有元音型和指示词型有大概分类，其他词就只有出现的形式，没有分类。所以，他的研究分析在倾向性变化上没有一个整体清晰的说明与解释。另外，他的研究只限定在中国语日语学习者，那么其他母语者的使用情况是不是一样呢？

李凝（2014）指出先行研究中，将元音作为填充语看待的超过半数，因此将元音命名为“典型性填充语”。

综上所述，先行研究中几乎没有研究是依据母语的不同来考察学习者的使用情况，再加之元音型填充语在发音上，存在与 KY 语料库的三种母语的元音相似的音。因此，母语不同的情况下，学习者的元音型填充语使用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三、元音型填充语分类

山根（2002）提出元音型填充语这个概念，自此以后，其他的研究者也只不过在她的分

类上进行增减。山根的分类如下：

元音ア、イ、ウ、エ、オ以及元音延伸后的アー、イー、ウー、エー、オー。

本文参照先行研究中针对学习者的研究中的分类以及针对母语者的研究中的分类，再结合 KY 语料库学习者的使用情况，将元音型填充语分类如下：

①ア類：「ア（一）」、「ア（一）ン（一）」、「ア（一）ト」、「ア（一）ウ」、「アオ」、「アア」、「アッ」、「アアア」等

②イ類：「イ（一）」、「イ（一）ン」、「イッ」、「イア」等

③ウ類：「ウ（一）」、「ウ（一）ン（一）」、「ウント（一）」等

④エ類：「エ（一）」、「エ（一）ン（一）」、「エエ」、「エア」等

⑤オ類：「オ（一）」、「オ（一）ン（一）」、「オオ」等

四、调查结果及分析

KY 语料库经过 OPI 的检定，分为 N（初级）、I（中级）、A（上级）、S（超级）四个等级。初级、中级又可以继续下分为 L（下）、M（中）、H（上）三种水平，而上级分为 A（上级）、AH（上级-上）两种水平。为了能对比中国语（C）、英语（E）、韩语（K）三种母语的学习者使用情况，就必须让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各等级的各水平上的使用数量一致，因此本稿依照编号的顺序先后，抽取了各母语学习者初级四篇、中级八篇、上级六篇、超级五篇合计 69 篇的谈话资料。

接下来依据本稿填充语的定义，在排除言语反复、附和语、应答的基础上，统计了三种母语学习者的元音型填充语的出现回数·出现率·发话位置·使用形态。然后，运用 SPSS 的多变量方差分析，首先分级别检定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然后再插入发话位置这个变量，看不同发话位置上，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然而，要是多变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三种母语学习者的方差齐性检验 P 值小于 0.05 的话，多变量方差分析的结果就被判定无效，这时须采取 SPSS 的非参数方差分析。下面来看具体考察结果。

（一）分级别检定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首先，来看每一种级别下，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以下的表说明的是不同母语学习者分别在初级、中级、上级、超级的水平下，元音型填充语出现率的显著性差异检定结果。

表 4-1 不同级别下三种母语学习者的元音型填充语出现率的有意差检定

種類別	CN	EN	KN	有意差
あ類	53.15%	68.00 %	49.2%	没有 (F=0.492 Sig=0.627>0.05)
い類	0.30%	0.50%	1.59%	没有 (F=0.332 Sig=0.726>0.05)
う類	22.82%	24.00%	38.1%	没有 (F=0.005 Sig=0.995>0.05)
え類	24.57%	2.00%	5.82%	没有 (Sig=0.170>0.05)
お類	4.05%	5.50%	5.29%	没有 (F=0.290 Sig=0.755>0.05)
種類別	CI	EI	KI	有意差
あ類	48.49%	72.91%	66.80%	没有 (F=2.442 Sig=0.111>0.05)
い類	0.60%	0.57%	0.13%	没有 (Sig=0.468>0.05)
う類	32.83%	10.80%	16.67%	没有 (F=1.882 Sig=0.177>0.05)
え類	16.27%	14.02%	9.97%	没有 (F=0.475 Sig=0.629>0.05)
お類	1.81%	1.70%	6.43%	没有 (Sig=0.064>0.05)
種類別	CA	EA	KA	有意差
あ類	38.89%	54.84%	41.34%	没有 (F=2.452 Sig=0.120>0.05)

い類	0.59%	0.83%	1.96%	没有 (F = 0.789 Sig = 0.472 > 0.05)
う類	36.84%	26.32%	37.15%	没有 (F = 0.760 Sig = 0.485 > 0.05)
え類	22.22%	15.24%	18.15%	没有 (F = 0.981 Sig = 0.398 > 0.05)
お類	1.46%	2.77%	1.49%	没有 (F = 0.723 Sig = 0.502 > 0.05)
種類別	CS	ES	KS	有意差
あ類	27.39%	51.93%	49.74%	没有 (F = 2.190 Sig = 0.155 > 0.05)
い類	0%	1.94%	0.52%	没有 (F = 0.888 Sig = 0.437 > 0.05)
う類	16.18 %	20.16%	20.94%	没有 (F = 0.015 Sig = 0.985 > 0.05)
え類	48.96%	25.58%	27.75%	没有 (F = 1.939 Sig = 0.186 > 0.05)
お類	7.47%	0.39%	1.05%	没有 (F = 1.312 Sig = 0.305 > 0.05)

根据上表的数据,可以考察出不管是哪一种等级,不管是元音型填充语的哪一种类型,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其使用率上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再进一步分析多个比较的结果来看的话,除了中级在“あ”類的使用率上母语是中文的学习者与母语是英文的学习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余的级别,任意两种母语学习者在元音型填充语各类型的使用率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 4-2 中级不同母语学习者关于あ类的使用率的多个比较

因变量	(I) 母語別	(J)母語別	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差	Sig.
あ类使用率 LSD	中国語	英語	-25.9688* ¹	11.76795	.039
		韓国語	-14.2200	11.76795	.240
	英語	中国語	25.9688*	11.76795	.039
		韓国語	11.7488	11.76795	.329
	韓国語	中国語	14.2200	11.76795	.240
		英語	-11.7488	11.76795	.329

通过观察多个比较的显著性水平一栏,可以得出英语母语话者比中文母语话者更多地使用“あ”类,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二) 不同发话位置上,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下面分级别来看在不同发话位置上,三种母语学习者这三者在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首先,来看初级在不同发话位置上,三种母语学习者的使用情况。

表 4-3 CN、EN、KN 在各位置上元音型填充语的出现率的有意差检定

出現位置	有意差				
	あ类	い类	う类	え类	お类
发话头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 2.600 Sig = 0.129 > 0.05	Sig = 0.368 > 0.05	F = 0.414 Sig = 0.673 > 0.05	Sig = 0.243 > 0.05	F = 0.424 Sig = 0.667 > 0.05
发话中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¹ *は平均の差は 0.05 水準で有意である。

	F = 0.426 Sig = 0.666 > 0.05	F = 0.157 Sig = 0.857 > 0.05	F = 0.094 Sig = 0.911 > 0.05	F = 2.271 Sig = 0.159 > 0.05	F = 0.299 Sig = 0.749 > 0.05
发话末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 0.256 Sig = 0.780 > 0.05	Sig = 1.000 > 0.05	F = 0.065 Sig = 0.937 > 0.05	Sig = 0.356 > 0.05	Sig = 0.368 > 0.05

表 4-3 反映的是, 在发话头、发话中以及发话末的元音型填充语各类型使用率上, CN、EN、KN 这三者间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也就是说, 母语的的不同对于初级学习者的元音型填充语使用是没有显著性影响的。

表 4-4 CI、EI、KI 在各位置上元音型填充语的出现率的有意差检定

出现位置	有意差				
	あ类	い类	う类	え类	お类
发话头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 1.000 Sig = 0.385 > 0.05	Sig = 0.124 > 0.05	F = 0.850 Sig = 0.442 > 0.05	F = 0.212 Sig = 0.810 > 0.05	Sig = 0.189 > 0.05
发话中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 2.806 Sig = 0.083 > 0.05	F = 0.780 Sig = 0.471 > 0.05	F = 2.384 Sig = 0.117 > 0.05	F = 0.714 Sig = 0.501 > 0.05	Sig = 0.136 > 0.05
发话末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 0.471 Sig = 0.631 > 0.05	全部使用为 0	F = 0.499 Sig = 0.614 > 0.05	F = 0.021 Sig = 0.979 > 0.05	Sig = 0.368 > 0.05

根据上表, 可以看出中级不管是发话头、发话中、还是发话末, 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各类型的使用率上都没有显著性差异。然而, 经过多个比较之后, 就会发现还是有两种母语学习者的使用情况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4-5 中级发话中的多个比较

因变量	(I) 母語別	(J)母語別	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差	Sig.
あ类使用率	中国語	英語	-29.2013*	12.54914	.030
		韓国語	-19.4362	12.54914	.136
	英語	中国語	29.2013*	12.54914	.030
		韓国語	9.7650	12.54914	.445
	韓国語	中国語	19.4362	12.54914	.136
		英語	-9.7650	12.54914	.445
う类使用率	中国語	英語	27.0162*	12.38247	.041
		韓国語	14.3962	12.38247	.258
	英語	中国語	-27.0162*	12.38247	.041
		韓国語	-12.6200	12.38247	.320

韓国語	中国語	-14.3962	12.38247	.258
	英語	12.6200	12.38247	.320

正如表 4-5 所展现的一样,在发话中的“あ”类、“う”类的使用率上,英语母语学习者与中文母语学习者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说来,在发话中,中文母语学习者相比英语母语学习者更多地使用“う”类,较少地使用“あ”类。

表 4-6 CA、EA、KA 在各位置上元音型填充语的出现率的有意差检定

出现位置	有意差				
	あ类	い类	う类	え类	お类
发话头	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Sig = 0.037 < 0.05	Sig = 1.000 > 0.05	Sig = 0.295 > 0.05	F = 1.069 Sig = 0.368 > 0.05	Sig = 0.364 > 0.05
发话中	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 5.887 Sig = 0.013 < 0.05	F = 0.528 Sig = 0.600 > 0.05	Sig = 0.366 > 0.05	F = 1.712 Sig = 0.214 > 0.05	Sig = 0.556 > 0.05
发话末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 0.103 Sig = 0.902 > 0.05	Sig = 1.000 > 0.05	F = 0.257 Sig = 0.776 > 0.05	Sig = 0.322 > 0.05	Sig = 1.000 > 0.05

参照 4-6 的数据结果,可以明显发现 在发话头、发话中的“あ”类使用上,CA、EA、KA 三者检定出了显著性差异。具体的情况再参考多个比较的结果进行进一步考察。

表 4-7 上级发话头的多个比较

因变量	(I) 母語別	(J)母語別	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差	Sig.
あ类使用率 Dunnett T3	中国語	英語	16.7133	16.47770	.0687
		韓国語	43.4400*	9.60803	.003
	英語	中国語	-16.7133	16.47770	.687
		韓国語	26.7267	16.75702	.365
	韓国語	中国語	-43.4400*	9.60803	.003
		英語	-26.7267	16.75702	.365

表 4-8 上级発話中の多个比较

因变量	(I) 母語別	(J)母語別	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差	Sig.
あ类使用率 LSD	中国語	英語	-41.3377*	12.32646	.004
		韓国語	-12.8833	12.32646	.312
	英語	中国語	41.3377*	12.32646	.004
		韓国語	28.4433*	12.32646	.036
	韓国語	中国語	12.8833	12.32646	.312
		英語	-28.4433*	12.32646	.036

分析以上二表可以得出,发话头造成三者有意差出现的是韩语母语学习者的“あ”类使用率明显多于中文母语学习者,均值差值甚至达到 43.4400 之多。发话中的“あ”类使用率上三者出现有意差的原因是英语母语学习者相与其他两种母语学习者相比,明显更频繁地在谈话中使用“あ”类。特别是与中文母语者的情形对比来看,均值差值也到了 41.3377 之多。

表 4-9 CS、ES、KS 在各位置上元音型填充语的出现率的有意差检定

出现位置	有意差				
	あ类	い类	う类	え类	お类
发话头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Sig= 0.363>0.05	Sig= 1.000>0.05	Sig= 0.905>0.05	F =0.465 Sig= 0.639>0.05	Sig= 1.000>0.05
发话中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F =3.335 Sig= 0.070>0.05	F =0.764 Sig= 0.487>0.05	F =0.127 Sig= 0.882>0.05	F =2.531 Sig= 0.121>0.05	F =1.501 Sig= 0.262>0.05
发话末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Sig= 0.116>0.05	Sig= 1.000>0.05	Sig= 0.674>0.05	Sig= 0.137>0.05	Sig= 1.000>0.05

超级的情形与中级一致,三种母语学习者这三者的使用情形并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但是通过多个比较的两两比较结果来看,发话中的“あ”类的使用率上出现了显著性差异。

表 4-10 超级发话中的多个比较

因变量	(I) 母語別	(J)母語別	均值差值 (I-J)	标准误差	Sig.
あ类使用率	中国語	英語	-28.1100*	12.70133	.047
		韓国語	-28.7000*	12.70133	.043
	英語	中国語	28.1100*	12.70133	.047
		韓国語	-0.5900	12.70133	.964
	韓国語	中国語	28.7000*	12.70133	.043
		英語	0.5900	12.70133	.964

这里表明的是关于超级的发话中的“あ”类的使用率,中文母语学习者与英语母语学习者、中文母语学习者与韩语母语学习者之间出现了显著性差异。中文母语学习者相比另外两种母语学习者,少用了 28 左右的均值差值。

综合 4.1 和 4.2 的考察结果来看的话,初级中不同母语的学习者不管加不加发话位置这个变量,都在元音型填充语的使用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中级的发话中、上级的发话头、发话中,以及超级的发话中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而且检定出来的显著性差异基本上都集中产生于“あ”类元音型填充语。

五、原因分析

本章针对第四章的考察结果,进行原因分析。

初级中不同母语的学习者不管加不加发话位置这个变量,都在元音型填充语的使用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母语的不同对元音型填充语的使用并没有显著性影响。究其原因,学习者在初级的元音型填充语的使用上多使用的是单音这样的不整现象,母语直接发音的可能性极高。再加之,这三种母语在元音的发音上能找到大体相似的音存在,又因为KY是根据日语的规定进行的文字化,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元音不加以区分直接用日语的元音来记录学习者的元音的可能性也极高。关于这一点,小出(2010)也提出来过“KY语料的初级英语母语学习者有直接援用‘uh’来作为填充语的情形”。具体事例如下:

例T: あーそ、〈うん〉じゃ、日本語の勉強は、好きですか

S: うーん {笑い} 〈{笑い}〉 あーん、〈ん〉 うーん、〈ん〉 あー、〈あ、ん〉 {笑い}、〈{笑い}〉 難しいです、〈ああ〉 日本語難しいです。(KYコーパス ENM04)

这里S的「あーん」可以看做是直接援用的母语的「uh」。KY语料中三种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初级中都有这样的援用,并且不在少数。横森・遠藤(2013)考察了八名水平相当于初级、中级,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的填充语使用状况,发现元音型填充语以压倒性优势被使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指出“学习者的填充语使用方式,既与目标语言的英语的填充语使用不同、也与作为母语的日语填充语使用不同,反而形成了一种学习者言语特征”。根据以上观点,可以推断初级中没有出现有意差的原因大致与母语的干涉,学习者使用相同的学习策略有关。

中级以后,检定出来的有意差基本上集中于各发话位置的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本稿认为三种母语学习者在发话位置上的元音型填充语使用上出现有意差的原因跟填充语的机能相关,现结合现行研究进行考察。山根(2002)、中岛(2008)等研究者提出“发话位置究竟是发话头、发话中、还是发话末,在谈话中实现的机能不相同。具体分析的话,这些不同机能可以分为发话头的谈话进行管理机能、发话中的谈话展开机能以及发话末的机能。总而言之,学习者根据考虑话题、文脉、自身的思虑以及各国传统的不同,在不同发话位置选择了不同的元音型填充语。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初级中不同母语的学习者不管加不加发话位置这个变量,都在元音型填充语的使用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中级的发话中、上级的发话头、发话中,以及超级的发话中中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而且检定出来的显著性差异基本上都集中产生于“あ”类元音型填充语。究其原因,这是跟母语的元音发音相似性,学习者的会话策略以及填充语的技能相关。那么,母语不同的学习者在其他填充语的使用上是否会存在显著性差异呢?这将成为以后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石川創.2010.あいづちとの比較によるフィラーの機能分析[J].早稲田日本語研究
- [2]大工原勇人.2010.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フィラーの指導のための基礎的研究—フィラーの定義と個々の形式の使い分けについて—[D].神戸大学大学院国際文化学研究科博士論文:4-10
- [3]小出慶一.1983.言いよどみ[M].東京:筑摩書房
- [4]小出慶一.2009.現代日本語の意味・用法の広がりに関する記述的研究[J].日本アジア研究:28-31
- [5]小出慶一.2010.日本語学習者の発話に見られる「こう」について—「で」のフィラー化をめぐる[J].

埼玉大学紀要（教養学部）第46巻第2号:99-100

[6] コーリヤ佐貫・葉子 / 頼頼憲子. 2003. 夏期留学プログラム参考者のフィラー使用と習得に関する一考察[J]. Journal CAJIE, Vol.5

[7] 定延利之・田窪行則. 1995. 談話における心的操作モニター機構—心的操作標識「ええと」と「あの(一)」—[J]. 言語研究:74-76

[8] 田窪行則. 1989. 文脈理解—文脈のための言語理論—[J]. 情報処理第30巻第10号田窪行則

[9] 土屋菜穂子. 2013. 日本語学習者のインタビュー応答時における言いよどみ使用[C]. 第三回コーパス日本語学ワークショップ:156-158

[10] 中島悦子. 2011. 自然談話の文法—疑問表現・応答詞・あいづち・フィラー・無助詞—[M]. おうふう:195-212

[11] 野村美穂子. 1996. 大学の講義における文科系の日本語と理科系の日本語—「フィラー」に注目して—[J]. 文教大学教育研究所紀要

[12] メイナード・泉子・K. 1993. 会話分析[M]. 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45-52

[13] 山根智恵. 2002. 日本語の談話におけるフィラー[M]. 東京:くろしお出版:29-45

[14] 劉歩庭. 2009. 日本語談話におけるフィラーに関する研究—談話分析の視点から[D]. 華中科技大学:6-8

[15] 賈琦・趙剛. 2011. 中国語学習者の会話分析研究[J]. 日語学习与研究第四期

[16] 賈琦. 2013. 日語填充語及其功能[J]. 日語学习与研究第一期第四号

[17] 卓宴羽. 2011. 日本語学習者の会話に見られる言いよどみに関する研究—KYコーパスを中心に—[D]. 東吳大学日本語文学系修士論文:30-61

The study of the usage of vowel fillers by Japanese learners in the KY corpus

Li Min Su Y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Filler is a kind of discourse marker which frequently appears Japanese spoken language. Its high frequency indeed to some extent creates barriers to the hearer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and someone even suggest that it should be eliminat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istence of fillers can indicate speaker's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ctivities, making the conversation proceed more smoothly if properly grasped. Therefore its existence cannot be ignored. The study of fillers began in 1950, and has been growing since then. However, researches of filler aimed at Japanese language learners are scarcely seen, and there is no research on the usage of fillers based on differences of learners' mother tongues. On the basis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counts the occurrence number, occurrence rate and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vowel fillers of different leveled Japanese learners with the mother tongue of Chinese, English, Korean respectively. Then, the study uses SPSS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to test wheth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usage of vowel fillers when learners have different mother tongues.

Keywords: vowel fillers occurrence rate situat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